

# 中國現代文化大學系

第三輯 小說



#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小說第三輯

巨人出版社印行

# 中國現代文學系

小說第三輯

編者

中國現代文學系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巨人出版社

發行人

黃根連

台北市元二街八〇號二樓

郵政劃撥戶三八一八號

電話：三〇六一二號

有編者權・翻印必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業字〇七六一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再版

編輯委員

白萩 朱西寧 余光中

洛夫 梅新 廬弦

葉維廉 曉風 聶華苓

實價新台幣一〇元

#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 小說第三輯 目次

在樂園外·····	叢 魁 ( 二 )
黑眼珠與我·····	七等生 ( 二〇 )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白先勇 ( 三二 )
桃花眼·····	李 喬 ( 四四 )
哭在冷冷的月色裡·····	王令嫻 ( 六四 )
寂寞雨·····	桑品載 ( 七四 )
黑衣·····	王文興 ( 八二 )
長在巖石上的人·····	張 放 ( 九二 )
沒有臉的人·····	水 晶 ( 一〇〇 )
柳儀與織織·····	田 原 ( 一一二 )
啞婿·····	黃 娟 ( 一三二 )
春心·····	劉慕沙 ( 一四四 )

夢魘	下里巴人 (一六四)
屬於十七歲的	季季 (一八四)
生長	邵佃 (二〇四)
逝者	林懷民 (二一八)
柯藍溪	姜穆 (二五〇)
坑裡的太陽	江玲 (二六六)
假定先天性	康芸薇 (二七六)
離別擁抱	林佛兒 (二八六)
天鵝	蘇玄玄 (二九六)
癩	黃春明 (三〇四)
夜	鍾鐵民 (三一六)
沒有故鄉的人	趙雲 (三二六)
燃燒的靈魂	菩提 (三三八)
可愛的校園	陳韶華 (三四六)
阿丁	鄭人傑 (三五四)
生存的條件	奔揚 (三六六)

# 叢 甦

山東人。一九三〇年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華盛頓大學碩士。著有短篇小說集「白色的網」。

## 在樂園外

雨夜，亂了拍子的高跟鞋聲，芝加哥風化區的馬路上，路面淋得淨亮。

噓，我的野獸，我的獸，累得我久等啊！女人的聲音，夾着浪笑。

一個龐大的身影，脅下來起一個細柳樣的腰肢，路燈下映出飄起的血色的雨衣的一角。我的獸，我的可愛的吞噬人的獸啊！女人喃喃低語，低語，喘息和亂了拍子的足音在一龐大的黑色的公寓樓房下隱去。

在芝加哥以西數十哩外的一座大學城裡的公共墓地裡，一個新豎起的十字架，被雨淋得慘白，在風中搖擺。

微圓的臉，尖下巴，微翹。垂及腰際的髮，緊身的青草綠的旗袍，又開得太高了，令人心跳。皮膚很白，很細，鼻樑處彷彿青筋還現着。嘴唇太薄了，令人惋惜。眼睛，對了，奇怪的是那雙大眼睛，略現疲倦，望着你的時候又不似望着你。對着它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像在漆黑的夜裡，在海灘上，自兩個冰涼、漆黑的巖洞中穿過，耳邊全是浪花擊碎沉船的聲音。眼睛，眼睛。笑得很響，但很寂寞，一個偌大的樹林子裡一隻夜貓獨哭時或許會是那種聲音，響亮、寂寞，但又驕傲。聽說她來美已五年了。不算短的日子，聽說她已有公民權了，移民局該不會再找麻煩了。對了，放假後該到移民局去。辦延長居留手續，討厭。下午見論文教授柯克博士，還有，至圖書館借……對了，記下來，近來記憶力很差，抽屜裡有廢紙吧，就記在舊日曆上吧：一、至移民局。二、論文教授。三、借卡

繆息非斯神話。四、回張浩的信……九、至職業介紹所，不，先到學校裡的 Placement 看看，職業介紹所要抽百分之廿五的佣金。十、至藥舖，失眠好幾夜了，這幾天胃酸又過多。十一、給雯雯寫信，早該寫了，不過，其實寫與不寫對她都無所謂，她的孩子該滿週歲了吧，近來記憶力太差了，十二、第十二、記憶力太差。噢，這本來是事實，用不着記的，劃掉第十二項。

劃掉！在他俯身將記事紙釘回翻過的日曆的時候，他隨手檢起桌上一個漆成古銅色的石膏雕塑體，一個赤裸的女形，垂下的髮浪，凸起的胸脯，細長的兩臂，而自兩腋下却以一個彎曲扭轉的蛇體。——一尊古希臘的司芬克斯 (Sphinx) 由人面獅身化成人面蛇身。像座刻着「陳姓作：蛇蠱的夏娃，一九五五。」

撫着夏娃的髮浪，望着她痛苦的微閉的眼睛，陳姓幻想着當她張開兩眼後的模樣兒。是的，那眼睛是奇怪的，對着它們的時候，你彷彿自海灘上兩個深邃黑暗的巖洞中穿過，寒冷而潮濕。那眼睛，眼睛……

去年七月裡大考過後，陳姓又回到了紐約。紐約是他三年前來美時第一個認識的都市，也是他每年暑假必須回來的地方。

「必須。這世界上沒有絕對必須的事情。你說我必須離開南方，因為雯雯在南方結婚了，而且孩子都八個月大了，我却說我必須回到紐約來，因為潘道瑞拉餐館的猶太老板每年在這個時候等着我給他洗碟子。必須。絕對地嗎？不。或者你要說我必須在今年之內取得學位，因為我如果再拖，學校將通知我『另謀高明』了。是的，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但『這一切的必須』都必須在我所在乎的『必須』之內。否則，我照樣可以留在南方，甚至於到德克薩斯州的曠野裡做浪人去。我『不必』得到學位，我『不必』繼續念英國文學，由念外文而轉念圖書館學的不是比念外文本身更時興嗎？以致於使人誤以為外文是圖書館學的預科了。我也『不必』和雯雯結婚，當她替另外一個『非我』的男人生下八磅重的男孩子的時候，我還不是照樣坐在這裡喝茶？必須？任何『必須』的意識都是荒謬的。我不承認這世界上有絕對必須的價值，而我也懷疑相對的必須價值的『必須性』。」陳姓舞着茶杯說。燈光下兩隻眼睛，像曠野上兩簇野火。



紐約中國同學會聚會的晚上，茶座外的場地裡有人正踏着音樂旋轉。

「你變了，陳姓。記得以前你很樂觀，但聽你現在的口氣，你所謂的『不必須』哲學却比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還要悲觀。」同桌的張浩說，兩人各握着一個喝乾了的茶杯不肯放下。

「悲觀？哈！」陳姓笑得很響，鄰桌上兩男一女向他們望望。

「只因爲你不真正了解存在主義哲學的精神。一個在地獄底層的鬼魂，能對他自己高喊：『我在地獄的最底層！』應該是地獄界裡最樂觀的鬼魂。相同地，一個在荒謬意識中的人如果能告訴他自己說：『這一切都是很荒謬的』，那麼這個人該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你們這一切所謂的樂天派、達觀派，其實都是一些不敢赤裸裸地在鏡子面前的懦夫。只因爲你們不敢看赤裸裸的自己，赤裸裸的生命，所以你們仍有幻覺，仍有『必須』的幻覺。說實在的，張浩，你懂得什麼是『必須』的真義呢？或者你會說『必須』就是『我們必須活着』的那個『必須』的意義。試問我們的確是必須活着嗎？如果你作肯定的答覆，那麼你的答案只對了一半。我們活着不是因爲『必須』，而是因爲『習慣』。因爲我們習慣於每天早晨在太陽升起的時候睜開眼睛，也習慣於在黑暗裡爬上床去。習慣，一切都是習慣。有一天當我們打破這『生的習慣』時，那麼『死亡』不僅是可愛而且是『必須』的了。」陳姓說着，眼睛却隨着舞池裡一個旋轉得像藍色水柱樣的身影打轉。

「這真荒謬，陳姓，你的『荒謬』哲學和『不必須』主義正好應用到你自己身上。別瞪眼，聽我說，第一，在這種場合裡談哲學、談死亡、談生命，這一切的本身就是荒謬的。第二，我們的舞藝雖然不精，但是，我們也『不必須』坐在這裡只有茗茶的份兒。女孩子是不會找上門來要我們去踐腳的。下支音樂開始時，你不妨去請請董小曼。上次你回艾城以後，她還向我問起你來。」張浩說着站起身來。

董小曼是個穿紫羅蘭色紗裙的女孩子，在池子裡和一個微胖的中年人正轉得忘我。

陳姓搖搖頭，額角蒼白、淨亮。

「我常懷疑那次撞車事件對你很有影響，我的意思是說，對神經方面多少有點影響。」張浩記起了四個月前，

陳姓在艾城通芝城的公路上撞車的事來。

「哼，一點也不。即使當時我也很清醒，清醒得知道把手中未喝完的啤酒瓶子藏到座位底下，否則——」

「否則，你現在或許還在市立監獄裡休養也說不定。」張浩接着開玩笑似的說。

陳姓打了一個呵欠，看看錶，時間彷彿過得很慢。

那個草綠色的女孩在那張桌上坐了很久了。

奇怪，她不算難看。草綠色的旗袍。瘦得有點孤零，但應該豐滿的地方也很豐滿。又開得太高了，她應該知道

在此地的旗袍是不宜開又過高的，美國人看見了會撮着嘴吹口哨的。白，蒼白的臉。旗袍又裡露出來的也是蒼白

的，好像嘴唇也是蒼白的，她不知道在等誰。奇怪，她不算難看。但是她坐在那裡像一根瘦削的青草，在風裡。

她不算難看。陳姓想着，竟說出了口。

「誰？」張浩機警地轉頭。

「那個青草樣的女孩子。」

張浩朝那青草綠的方向瞥了一眼，但立刻轉頭，彷彿沒有看見什麼。

「她是誰？」陳姓問。

「我不太清楚。」

「或許我自己能打聽出來。」陳姓說着，要移動脚步。

「慢着，陳姓，慢着，別蠻來。」張浩壓低了嗓門，「你可以，或者說你『必須』知道她，但是你『不必須』

認識她，『不必須』，真的，『不必須』。」張浩嚴肅地說。

「哦？那只是因為你知道她，而不認識她。」陳姓嘲弄地說。

「嗯，我知道她。我知道她曾經姓過一個美國籍的猶太人的姓，是芝加哥地下社會五號頭目。她是某大外文系畢業生，對了，你的前後同學兼同系，芝大念了兩學期，已經有了美國國籍，在芝大時男朋友的國籍可以組成一個

小型的聯合國，舞跳得很好，酒量、烟量都不小。在紐約、芝加哥她都租有獨立門戶的公寓。還有，她脖子上的項鍊和腕上的手鐲都是由男性的骷髏頭骨串成的。是的，我不認識她，感謝上帝。」張浩一口氣說完，眼睛閃亮着。

聽着，陳姓始終不動聲色，只在聽到那女孩是某大外文系畢業生的時候，他略感驚奇。

「不過，張浩，她只是一根青草呀，草樣的女人。」陳姓很慢地說，彷彿在沉思着什麼。

「陳姓，你打算把自己的頭骨也串在他的項鍊上吧！」

陳姓却向那陰暗燈光下的火線的一片走去。他感到有些眩暈。於是，他看到了那雙奇怪的眼睛，那雙奇怪得不美麗的眼睛，感到自己正摸索地穿過黑夜的海灘上兩個深邃漆黑的巉洞，陰濕而冰涼。聽見海浪中船板碎裂的聲音。

陳姓兄：

來信早就收到了，學校前週才考過期中考，所以你的信遲到今天才作覆，別罵人！

你託我打聽的消息我也是輾轉託人打聽到的。不過由於英文名字和中文原名陰差陽錯的關係，費了我不少的事。你知道，來到這裡後，女孩子們多愛用一些勞什子的「愛麗絲」、「戴安娜」之流的洋名字。你要打聽的人也換了幾次洋名兒，（甚至於國籍也好幾度更改，）不過她的中文名字是不會有差錯的。我妹妹和她曾是臺北某女中的同班同學。那當然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妹妹信上說她那位同學在中學時功課挺好，考試時拿到九十九分還要撒嘴，在中學時就能把莎翁的劇本「凱撒大帝」橫誦倒背。人有點驕傲，相當自負，也有點神經質。聽說她從小跟着舅父母及外婆長大，不過舅父母對她也很好，她還有一表姐，也就是她舅父的女兒，現在在明州攻化學，妹妹還說她至今仍記得她那位同學在中學時頭髮梳成由中分叉織成兩個小辮子，用毛線向後紮起的模樣兒來，每天早晨在教室外的走廊裡拿着書本咕嚕。後來在某大外文系的時候，妹妹又和她同班。聽說那時候她就已經有「突變」的跡象：書不愛念了，男友却一天天多了。大概是「物極必反」的現象吧！

至於她來美以後的事情，老紐約客魏兄却能道來如數家珍（我侷促在這佛州半島一角，也非常寡聞呢！）。她和那芝城第五號美籍猶太人物確早已分開，但前此，據言曾和一年屆不惑的英國商紳論嫁娶。至於魏兄由何而得此項消息，則不得而知了。大約一個男孩子存心要打聽一個女孩子的消息的時候，那麼穿山甲和鑽地鼠對自己的地下功夫，也要自嘆弗如了。以上是我由各方搜集來的有關資料，不知有助於老兄之「偵查」否？春夏之際，佛州橘子大如袖，我兄如得暇，於赴紐約洗碟途中，不妨南下啖數筐，然後北返不遲也。

我目前「職業」仍為女生宿舍洗碟兼打掃。

最後，恕我大胆，敢問我兄此項「偵查」目的何在？屬私人興趣乎？抑為構思一小說乎？

弟覺仁上

目的？真的，到底爲了什麼？好奇！好奇而已，不會再是別的，放下孫覺仁的信，陳姓拿起了另外一個信封，其中只有一個細細長長的字條，疎疎朗朗的幾個大字：「如果你這個週末是閑着的話。那末，我是閑着的。萱。」孫覺仁的信來得太晚了。在這兩個月之中，陳姓已經和那個喚作萱萱的青草綠女人會過了幾次面。週末陳姓駕車自大學城至芝城在她約定的地方會面，然後兩人駕車出城在郊區的湖邊度過過大半天，但是面對着那雙深邃得古怪的眼睛，除了寒意，陳姓沒有什麼奇異的感覺。沒有，什麼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女人，與平常的女人無異，只是她曾嫁過一個美籍猶太人，後來又離異了。而現在她在芝城渥渥斯百貨店的四層樓上賣絨線衫，這很平常，平常得像每一個在此地的未婚女人必須設法來介紹自己一樣。什麼感覺也沒有，陳姓也不期待什麼。期待往往是荒謬的，在期待中愛愛嫁人而且生孩子了，唯有現有的每個片刻才是真實的。現有的每個片刻裡望着這有着深邃而古怪的眼睛的女人，望着米西根湖面上，閃亮的金光，忘却碟子聲，忘却論文教授，忘却移民局，忘却房東太太，忘却愛愛和她的兒子，忘却未來和明天，唯有這樣存在，才是完整而真實的。

「在認識你以前，我的『過去』由現在中切斷了。存在陌生的一切裡，過去的記憶不僅被埋葬，而且撕毀了，

現在我們可以談學校的日子，記憶裡共同的天氣、椰子樹和建築。」那個中文名字喚做萱萱的女人曾經這樣對他說。

但是他們並沒有談起過記憶裡共同色彩的天空、建築物或椰子樹。大部份的時間，他們只在漠不關心地相望着，或者望着遠處陽光下的米西根湖面。

這沒有什麼的，陳性想。

五月裡的一個星期六，陳性應老同學趙敏之邀，到芝城鬧區一個以黑人歌星著名的咖啡店裡去閑聊。陳性近一個月不曾見到萱萱了，不曾收到她那慣用的長長細細的紙條兒。因忙於寫論文，陳性對於那長紙條兒的有無也不太在意。本來，和萱萱在一起的時候，陳性彷彿始終在有意或無意地期待着什麼，期待着一種奇異的感覺。但是沒有，什麼也不曾有過，於是便不用再期待。

陳性走進喚作「伊甸」的咖啡店，趙敏已經在一張雙人椅子邊等着了。趙敏原在西海岸一家航空公司工作，這次因為休假，所以趕到東部探望他在紐約讀書的未婚妻和一些老同學們。在學校裡陳性原比趙敏低兩班，但是曾經是兩年多的室友，兩人還有相當的交情。

互問近況之後，彷彿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陳性望着趙敏黑底紅花的領帶發楞，於是他想從「一個鐘頭賺一塊錢的洗碟子工作」來發一下牢騷，但是看看趙敏西裝上衣領口下別着的某某航業公司的小徽章，他止住口。終於，在女侍來添熱咖啡之後，陳性突地說：「雯雯嫁人了，而且生孩子了，或許，你已經知道了。」

「噢，常事，在這裡往往訂婚戒指也套不住一個女孩的心，唉，很難說。」趙敏慢條斯理地說，說着，想起了在紐約的自己的未婚妻，停頓了一下，又加了一句：「看開點，不必傷心。」

「我？我不傷心，我只覺得很可笑。」陳性很快地說着，兩隻眼睛像曠野上兩簇野火，又開始跳躍。趙敏吃驚地看了他一眼，又轉過頭去。

「看見那邊那個女孩子了嗎？」

趙敏想岔開話題。

陳姓順着趙敏指的方向扭轉頭去，他看見那熟習挺直的背影，長及腰際的髮和旗袍開叉處雪白的小腿。

「噢，我認識她，那是萱萱。我近一個月不曾看見她了。」陳姓不經意地說。

「萱萱？她不是叫愛絲麗？你知道她——」

「噢！她不但叫過愛絲麗，也還叫過薇薇安，女孩子喜歡改名字，反正是洋玩意。我知道一切，我知道她嫁過美籍猶太人，又離了婚。她是我們某大校友。不少人說過不少關於她的可怕的事情，但是幻想的成份居多。這年頭女孩子做人比我們要難得多。其實，萱萱也不過是個女人而已。她常給我一種青草的感覺，如像一棵在風裡吹着的草，就是她週身也有着有一股青草和土地的味道。」陳姓笑着說。

「那麼，你們很熟了。」趙敏睜大眼睛，一字一字地說。

「我 Dite 過她幾次，或者更正確一點說，是她約會我的。不過，這其中什麼也沒有。只是因為寂寞，每人都想找個伴兒而已，僅此而已。真的，什麼也沒有。」

台上那個胖黑人女歌星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貝貝，不要放鬆我。」深咖啡色的圓臉上，只見一雙溜亮轉動的眼珠子和一排凸出的不算白的牙齒。

沉吟片刻，趙敏突然按着陳姓的手說：

「你何不到西海岸去？我的意思是說畢業以後。芝加哥不是個好地方，在這裡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也存在着。或許你已經聽說過，去年一對中國男女同學在這裡剛下火車就被人搶去三千塊錢的結婚籌備費的故事，男的躺進醫院好久，門牙打掉了一半。真是暴力罪惡之淵！」趙敏啞啞地說。

「我沒有三千塊好給人搶！」

「你還太年輕，陳姓。對了，你可曾收到過一些莫名其妙的沒頭沒腦類似匿名信的東西！在這裡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趙敏低聲地說，彷彿怕週遭有人懂中文似的。

萱萱在遠處的椅子上和一位酒桶樣的異國朋友談得很投機，笑了兩聲，響亮而單調。其他桌子上的咖啡客有趣地向笑聲處望去。

「收匿名信？一非顯要，二非財主，何慮之有？你老哥太擅杞人之憂了。我一個中國窮學生，靠洗碟爲生，既無仇，復無冤，一輩子不用擔心匿名信，怕的倒是有具名的移民局的公函。」陳姓俏皮地說，搖擺着手。

談說間，不知何時萱萱已經站在陳姓的桌子旁邊。趙敏連忙站起身來，當陳姓要爲他們介紹的時候，趙敏連聲說，「我們以前見過，」萱萱冷冷地向他點頭，然後向陳說：

「最近可是忙得你連進城的功夫都沒有了？」不等陳姓回話，又說：「今晚送我回去，好嗎？」

當陳姓挽着萱萱插進脅下的手臂，穿過各個咖啡座的時候，一張桌子上一個穿格子襯衫的男人滿臉通紅，伸出兩隻毛茸茸的手臂扯住了萱萱大衣的一角，滿口像咬着石頭子兒似地呼嚕着：「別逃走，China doll！」

陳姓想給那紅臉一拳，萱萱拖住了他，又輕俏地一轉身向那張臉擺擺手。

台上的黑女人正起勁地哆嗦着，搖擺着吼：「貝貝啊，別放鬆我！」

趙敏在門口和陳姓交換了地址，說聲再見，先走了。

「你的Date，該有這個榮耀送你回去的，」陳姓說。

「我沒有『對他』，我只是我自己，」萱萱挽着陳姓走出了「伊甸」，走向浸在淺霧和閃爍的霓虹燈裡的芝加哥街道。

淺綠的牆，淺綠的窗格，帷簾，淺綠的燈罩，地毯，淺綠的床和淺綠的胴體，於是意識也被困裹進淺綠的繭縛和淺綠的眩暈裡。耳鼓內沖擊海浪，像奔雷，海水撕裂船板的聲音，不曾塞上耳蠟的攸力息斯啊！顛伏在這翻起波動的浪上，依塞卡（Ithaca）遠了，有人將剛果茂林移植在這海底，於是肌肉、骨髓、血脈和髮，全被撕裂又揚棄、咀嚼而又吞噬着的獸，咀嚼而又吞噬着，在濃茂的黑暗裡，原始而粗獷！

獸，我的獸，野蠻又可愛的，女人在低語。陳姓厭棄地搖搖頭。

我不會哭泣。你如願意鞭打我，或者鞭打你自己，你是自由的，男人。我們活着，在臥與行之間，在臥與行之間，又將老死去，誰能留住春天？他們好久不曾給我們了。於是活着，在路邊，在床上。椰子樹曾經很美麗的，椰子樹和椰子樹裡的雲、霧和日子。如果我們都不曾老去，不曾變醜，也不會腐壞該多好！我要騎上單車任風吹起我的短髮……哎，你為你抽搖？男人。我不會哭泣。我懷念單車、風，和風裡的髮和青草香……

陳姓搖搖頭，憶起一個喚作雯雯的女孩子，一個不曾生過孩子的女人，短髮，在單車上，在風裡……

哈，當然你不會聽我那些傻話的。我有時候是會發瘋癲的。有時候我感覺灰心得厲害，當想起以前的日子。不過，這種時候並不多。活着，必須活着！噢，你不以為然地搖頭了。這就是活着，從每一個現存的片刻，移到下一個，而從不想到再下一個。或許你還能再來一杯，不要驚奇，在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一帶的獨身女人公寓裡，在哪一處你不會找到：酒、床、和床上的一切？

於是當那淺綠的手臂舉起淺綠的高杯和圓瓶的時候，陳姓又一次地栽倒在波動的海浪裡。

第二個週末，萱萱由芝城來小鎮會陳姓，陳姓感到有些羞澀而內疚。在初見到萱萱的時候，陳姓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是見到萱萱態度自然得像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一樣，陳姓才感到自在些。

萱萱穿了一件淺咖啡色的低領連衣裙，外罩一件白絨毛的短外套，長髮盤梳在頭頂。耳下垂着兩個圓環形的大耳環。

坐在陳姓的房間裡，她不時地拿起陳姓書桌上那個石膏雕塑的蛇形夏娃玩弄。

「想不到你也懂雕塑！」

「當初我差點兒沒進藝術系呢，只怕挨餓。不過如今也差不了多少。」陳姓說着，迅速收起一封未寫完的信。

「你語調間永遠含着一種『苦』意，爲什麼，就說這個塑像吧，把夏娃塑成蛇的身子未免太殘忍了吧！這絕不是真的。」

「當然這不是寫實的，而是象徵的。因爲我不相信夏娃的墮落，是由於外在蛇的誘惑，而是——」



「什麼？」萱萱瞪大她那大得古怪的眼睛。

「而是內在的蛇，也就是說，是由於夏娃本身內的『蛇性』！『蛇性』，你懂嗎？正如我們每個人都具有『魔性』和『神性』一樣。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爲什麼要如此相信？」

「因爲我絕頂地樂觀。別笑，是真的。因爲我相信人是自由的，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自由的繁榮、繁殖、或自由地毀滅。總而言之，人有『選擇』的自由，在任何點與點之間，線與線之間，或體積與體積之間，人有選擇的自由，選擇他自己的生，也選擇他自己的命運。」

「我不懂，不過我很喜歡這夏娃，送我吧！」

在萱萱臨走的時候，她小心地把裸體的夏娃塞進皮包裡，然後瞪大眼睛，扯着陳性的袖子說：「你不在乎吧：上週末的事，不吧？」

陳性一怔，臉一陣紅，他看見萱萱眼中的表情，然後連聲說：「不，不，我不。」說着內心却在責罵自己。

「不認真就好。」萱萱像無限鬆弛地說。

在他伴着她走過校園的時候，幾個在草地上照相的美國男女學生們朝他們望望。萱萱昂起了頭，顧盼自如地笑着。

潘保羅說認識她，不會是真的。不過那傢伙說起她的語態和猥褻的笑聲也真討厭：「陳，你那個標緻的 China Top 可是自某某街上檢來的！」某某街？芝加哥有名的風化區！如果我是十八歲的話，我會一拳把保羅的長下巴打掉！美國人，廿世紀的白色大猩猩，神氣什麼，我恨你們！恨！「陳，我憑聖經賭咒，她就是那次阿伯特和我闖見的那位 street-walker。」去你的，你們的賭咒，是比自來水還賤嗎！street-walker，阻街女郎！哼，潘保羅的鼻子是要遭殃的，如果是他那倒霉的近視眼看錯了人的話。不過，這到底又干我什麼事呢？我和她之間什麼也不存在，什麼也沒有，我無權干涉，也勿需干涉，我又在乎什麼呢？我之所以在乎，因爲我自私，因爲她曾和我在過一